

重药轻投,主张轻药重投,为的是力求稳妥,避免重药的药力过度,产生副作用,其宗旨实为照顾正气,让病人愈出自然。但其前提必须是不太严重的疾病,否则遇到危急重症,仍恐耽误病情。丁甘仁“在生死存亡之顷”,重药轻投,为的是避免病人对重药的疑畏,坚定其对医生的信心,使治疗过程得以顺利完成。其前提也须是病情允许这样做。

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面对疑难病、急重病,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和缓平淡,而是如何提高中医的疗效。而目前盛行的温病学派,似乎有害怕矫枉过正,用药过于轻淡,反而无法控制病情的弊端。章次公说:“当今之世,薛叶学说盛行,胆小如鼠。”“今之俗医以伤寒温病,截然两途,遇有葛根主治之症,偏以葛根性能升发,舍之不用,而用吴鞠通之银翘散、桑菊饮,病轻者幸能为力,重者必火势燎原而后已。”“徒取于叶天士轻描淡写之剂,敷衍伤寒之笃病,以防变为卸责地,是又庸医之素行。”

为了要尽快地治好疾病,就要用猛剂。曹颖甫说:“在死生存亡之顷,欲求速效,授以猛剂”,认为“和则无峻猛之剂,缓则无急切之功”。这里说的猛剂,包括药物的峻猛,也包括剂量的重用。“予之用大量,实由渐逐加而来,非敢以人命为儿戏也。夫轻剂愈疾也缓,重量愈病也迅。医者以愈病为职者也,然则予之用重量,又岂得已也哉。”

曹颖甫所看重的猛剂,主要是仲景方药。他说:“自金元四家而后,各执仲景一偏,以相抵牾,异说蜂起,统系亡失,叶薛以来几于奄忽不振。”认为由于作用峻猛,一些仲景方药被时医丢弃不用。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,必须着力研究运用仲景方药。“用经方取效者,十常八九。”

曹颖甫性格耿直,“予率性倖(倔强固执)直,宁终抱卞和之璞、雍门之琴,以等真赏,于先生遗说,背负良多”。对于丁甘仁所说的道与术的关系,他并不认同。因为减轻剂量,会导致无效或效果减慢,对病人不利。而他为了尽快治好疾病,有利于病人,宁可